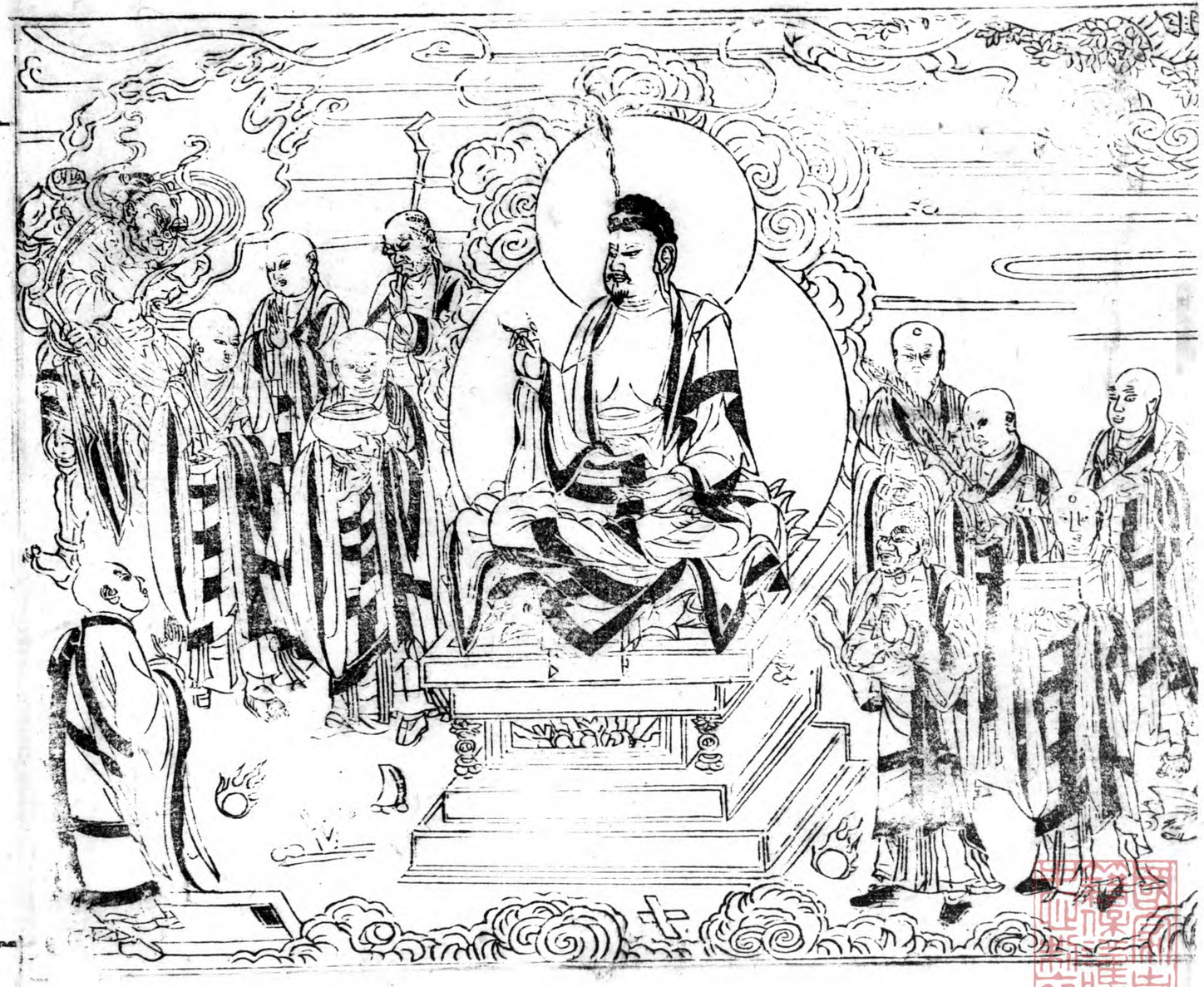
出曜經卷第二十八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盤

心意品第三十二

輕難護持　為欲所居　降心為善



出曜經卷第二十八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心意品第三十二

輕難護持　為欲所居　降心為善
以降便安

輕難護持者所以如來世尊出現於世正欲降伏人心去穢惡行如彼修行之人恒自思惟與心設論所謂心者招致衆禍使人入地獄餓鬼畜生之道是故說曰輕難護持也為欲所居者彼修行人觀病所興皆有因緣究欲之源斯在心意猶若盜賊依嶮劫盜設無嶮者無由生患欲亦如是心為窠窟展轉流馳以成災患是故說曰為欲所居也降心為善以降便安者人能降心不記彼壽所至到處為人所敬壽終之後漏盡意解得滅盡泥洹是故說曰降心為善以降便安也

如魚在旱地　以離於深淵　心識極惶懼
魔衆而奔馳

如魚在旱地以離於深淵者猶如彼魚以失於淵死轉於地心意煩惱不得自在是故說曰如魚在旱地離於深淵也心識極惶懼魔衆而奔馳者

如魚在旱地以離於深淵者猶如彼
魚以失於淵死轉於地心意煩惱不
得自在是故說曰如魚在旱地離於
深淵也心識極惶懼魔衆而奔馳者
猶彼岸上跳踉不得自在心亦如是
馳趣諸結使不能自止便為衆邪所
得便是故說曰心識極惶懼魔衆而
奔馳

心走非一處　猶如日光明　智者所能制
如鉤止惡為
心走非一處猶如日光明者如彼日
光初出之時悉照四方靡不通達心
亦如是奔趣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不
能自制使不流馳如彼惡為兇暴難
御以得剛鉤然後乃制是故說曰心
走非一處猶如日光明智者所能制
如鉤止惡為也
我今論此心　無牢不可見　我今欲訓誨
慎莫生瑕隙
我今論此心無牢不可見者彼修行
之人專其一意繫心在前以若干方
便誨責其心由汝心本無數劫中經
歷生死捨身受身不可稱記或在三
塗八難之處或在天上人中往來我
今為人遭佛聖法宜可捨本染著之
想以無數方便誨責心已復更告心

如今經能不可得估於此現身當盡

塗八難之處或在天上人中往來我
今為人遭佛聖法宜可捨本染著之

想以無數方便誨責心已復更告心
汝今輕脆不可恃怙於此現身當盡
愛結是故說曰我今論此心無牢不
可見我今欲訓誨慎莫生瑕隙
汝心莫遊行　恣意而放逸　我今還攝汝
如御暴逸為
汝心莫遊行恣意而放逸者心之為
物猶豫不定著色聲香味細滑法猶
如猴猴貪著菓蔬捨一取一意不專
定心亦如是橫生萬端造作衆患不
能捨離是故說曰汝心莫遊行恣意
而放逸也我今還攝汝如御暴逸為
者我當以不淨觀攝此心意使不流
馳如御暴為不使放逸是故說曰我
今還攝汝如御放逸為
生死無有量　往來無端緒　求於屋舍者
數數受胞胎
生死無有量往來無端緒者人處生
死經歷劫數不可稱記或在地獄畜
生餓鬼其中受苦甚難可計是故說
曰生死無有量往來無端緒也求於
屋舍者數數受胞胎者不滅行跡往
來不息繫於肥白貪著形色數數受

胎是故說曰求於屋舍者數數受胞胎也
以見此屋　更不造舍　梁椽已壞

屋舍者數數受胞胎者不滅行跡往
來不息繫於肥白貪著形色數數受
胎是故說曰求於屋舍者數數受胞胎也
以觀此屋　更不造舍　梁棧已壞
臺閣摧折
以觀此屋者危脆不牢要當壞敗為
摩滅法正使安明巨海盡當融爛更
不造舍者所以然者以知根源病之
所由更不受形造五陰室是故說曰
以觀此屋更不造舍也梁棧以壞臺
閣摧折者所以論此者乃論結使之
源本身壞四大散萬物不久合此乃
論成道之人捨形神逝澹然虛空支
節形體各歸其本地還歸地水還歸
水火還歸火風還歸風神逝無為不
復懼畏更來受形是故說曰梁棧以
壞臺閣摧折也
心以離行　中間以滅　心為輕躁
難持難護
心以離行者所謂行者衆結之首所
以群萌沉漂生死者皆由造行致斯
災變聖人降世精勤自修斷諸行本
使不復生是故說曰心以離行也中
間以滅者三世之法永盡無餘是故
說曰中間以滅也心為輕躁者如佛
契經所說我今說心之本輕躁速疾

間以滅者三世之法永盡無餘是故
說曰中間以滅也心為輕躁者如佛

契經所說我今說心之本輕躁速疾
一日一夜有九百九十九億念念念
異想造行不同是故說曰心為輕躁
也難持難護者發心之頃造善惡行
念善之心尋響即至間無滯礙念惡
之心如響應聲欲令守護者未之有
也猶若惡獸之類虎狼虵蚖蝮蠍之
屬欲使將護其意使不行惡者亦未
曾聞是故說曰難持難護
智者能自正　猶匠搦箭直　有恚則知恚
有恚知有恚
智者能自正猶匠搦箭直者夫人習
行先正其形恒知苦空非身無我之
法六思念行以自誡身使不邪曲猶
若巧匠善能治箭端直無箭堪任御
敵亦無所難是故說曰智者能自正
猶匠搦箭直也有恚則知恚有恚知
有恚者怨怨自茲為怨息怨者自古
未有要當息怨滅怨然後乃知無怨
是故說曰有恚則知恚有恚知有恚也
是意自造　非父母為　除邪就定
為福勿迴
意造衆行為身招患為善為惡斯由

心造亦非父母兄弟宗族僕從奴婢

為福勿迴
意造衆行為身招患為善為惡斯由

心造亦非父母兄弟宗族僕從奴婢之所為也明審此者乃知從邪生此塵勞復不守護使心不乱是故說曰是意自造非父母為除邪就定為福勿迴也

蓋屋不密　天雨則漏　人不惟行漏婬怒癡

猶若世人造作宮殿屋舍亦不至密天雨之日無處不漏人不正其行便漏色聲香味細滑法亦不思惟不淨之觀漏出三毒暴溢之水是故說曰蓋屋不密天雨則漏人不惟行漏婬怒癡也盡應為偈略說其要愚癡亦亦瞋恚亦亦慳嫉亦亦憍慢亦亦愛結亦亦

蓋屋不密　天雨則漏　人自惟行　無婬怒癡

猶如至密之人造作宮殿屋舍緻密天雨不漏人自惟行去婬怒癡不漏諸患盡應為偈略說其要愚痴亦亦慳嫉亦亦憍慢亦亦愛結亦亦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轢於轍

亦時世尊告諸比丘自今已後先說

勸食偈然後乃食舍衛城裏有二乞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轢於轍
今時世尊告諸比丘自今已後先說

勸食偈然後乃食舍衛城裏有二乞兒至衆僧中乞食正值聖衆未說勸食之偈其中有一乞兒妬嫉心盛便發惡心設我後得自在為國王者當以車輪轢斷今許道人頭說偈之後乞兒乞食得無貲夾數出在路側飽滿睡眠數百群車路由其中轢斷其頭死入地獄受苦無量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慶自隨　如影隨形

彼第二乞兒內心自念設我後得富貴為王者盡當供養今許聖衆使不渴乏時彼乞兒乞充本意尋出卧在樹下睡眠神識澹靜無有乱想今時彼國喪失國主更無復嗣繼王者種群臣百僚雲集共論今國無主復無繼嗣將恐人民散在不久亡國破家由是而興君等各各欲何方謀令國全在民無異趣中有智臣明達第一告諸人民我等失主且無繼嗣宜可遣使巡行國界若有威相福祿足者使紹王位即遣案行見一樹下有人眠睡日光以轉樹影不移蔭覆人身

如蓋在上使者見之即往觀視人中奇異可復是過世人正應紹繼王位

使紹王位即遣案行見一樹下有人
眠睡日光以轉樹影不移蔭覆人身

如蓋在上使者見之即往觀視人中
奇異何復是過此人正應紹繼王位
即喚使覺扶舉輦載前後圍遶將詣
王宮人稱萬歲國界清泰尒時世尊
觀此二義已即說斯偈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轢於轍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慶自隨　如影隨形
念無適止　不絕無邊　福能遏惡
覺者為賢

念無適止不絕無邊者夫修行人縱
意遊逸不能專一正使聞法不貫心
懷所謂不絕無邊者戒盜身邪也是
故說曰念無適止不絕無邊也福能
遏惡覺者為賢者夫積善之人永去婬
怒癡憍慢之心如斯之人履道則易
從是福慶漸至道場是故說曰福能
遏惡覺者為賢也

不以不淨意　亦及瞋怒人　欲得知法者
三耶三佛說　諸有除貢高　心意極清淨
能捨傷害懷　乃得聞正法
諸佛世尊恒以天眼觀三世事知將
來世愚惑衆生自憍蔑人不事三寶

能捨傷害懷　乃得聞正法
諸佛世尊恒以天眼觀三世事知將

來世愚惑衆生自憍蔑人不事三寶
吾身去世遺法存在族姓子汝傳吾
經誡演布後人衆生聞者靡不蒙濟
有一比丘在波羅梨大國雞頭園中
為數千萬衆前後圍遶昇於高座敷
演法教其聞法者靡不蒙濟隨行所
趣各克其願外國舊典內法之宜入
寺聽法及礼佛者皆當脫帽時有國
王頭素少髮加復有瘡又且脚著屐
屣自恃豪尊以氈裹頭入內聽經王
白比丘與我說法比丘告曰如來有
教其有衆生脚著屐屣者不與說法
王聞懷恚即脫屐屣語比丘曰卿速
說法稱悅我情違我本意者當梟汝
首比丘告王又復如來禁戒所忌不
得與覆頭者說法王聞斯語倍復瞋
恚奮赫天威語比丘曰卿欲辱我今
故前却我今正尒露頭聽卿說法若
不解吾疑結者當取汝身分為三分
尒時比丘尋向彼王而說斯偈

不以不淨意　亦及瞋怒人　欲得知法者
三耶三佛說　諸有除貢高　心意極清淨
能捨傷害懷　乃得聞正法

王聞斯偈慙顏愧影即起於座五體
投地自歸戴悔求哉佛如來過責絕

三耶三佛說　諸有除貢高　心意極清淨
能捨傷害懷　乃得聞正法

王聞斯偈慙顏愧影即起於座五體投地自歸懺悔求滅身口意過長跪叉手白比丘言不審此偈為是如來神口所說為是尊人知我心意然後說乎比丘告王此偈乃是如來神口所說此來久矣非適今也王自思惟善哉大聖三達之智靡所不通乃知將來有我之徒有恚害心今重自悔更不造新尒時比丘漸與說甚深之法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見法得法無所畏難

心無住息　亦不知法　迷於世事無有正智

心無住息亦不知法者　心如池流難可制還水出泉源晝夜下流欲使還入泉源者斯難獲也如此之人不知正法亦復不知可就知就可捨知捨譬如有人聾聽五音盲執於燭是故說曰心無住息亦不知法也迷於世事無有正智者如彼行人貪樂於世信邪倒見或事諸神水火日月祭祀先祖父母兄弟意中望得正法功德如人空中欲安宮宅者甚為難也如

經文說終生祀生交受害也是故說

先祖父母兄弟意中望得正法功德
如人空中欲安宮宅者甚為難也如

經文說煞生祀生交受害也是故說
曰迷於世事無有正智也
三十六駛流　并及心意漏　數數有邪見
依於欲想結

三十六駛流者三十六邪身邪有三
三界各有一邊見有三欲界一色界
一無色界一邪見有十二欲界四色
界四無色界四見盜有十二欲界四
色界四無色界四戒盜有六欲界二
色界二無色界二取而合者合三十
六使世人迷惑不覩正見是以智人
防慮未然是故說曰三十六駛流并
及心意漏三十六邪由心而生流溢
萬端遂成邪見是故說曰并及心意
漏也數數漏邪見依於欲想結者此
邪見者乃論計常見斷滅見此二邪
見不與相應計常見不與斷滅見相
應斷滅見不與計常見相應二人所
見各各不同緣是邪見牽致地獄餓
鬼畜生復起三想貪恚想無明想是
故說曰數數漏邪見依於欲想結也人
捨意放其根　人隨意迴轉　為少滅名稱
如鳥捨空林

捨意放其根人隨意迴轉者世多有

故說曰數數滅邪見依於谷響經也人
捨意放其根　人隨意迴轉　為少滅名稱
如鳥捨空林

捨意放其根人隨意迴轉者世多有人好意五音若眼見色起乎眼識遂成眼視若耳聞聲起乎耳識遂成耳根若鼻嗅香起乎鼻識遂成鼻根若口知味起乎口識遂成口根若身知細滑起乎身識遂成身根若意知法起乎意法遂成意根是故說曰捨意放其根人隨意迴轉也為少滅名稱如鳥捨空林者人之為過不顧後慮積日為善失在斯須為諸檀越施主所見譏論我等本呼戒具清淨何畜今日乃見瑕隙皆共薄賤不復興敬猶如群鳥恒宿茂林貪五菓香花氣味花菓適盡各捨而逝犯戒之人其喻如此福盡罪至自當除散是故說曰為少滅名稱如鳥捨空林

在靜自修學　慎勿逐欲跡　莫吞熱鐵丸
嚩哭受其報

在靜自修學慎勿逐欲跡者常當端執意心之行不為欲意所見鉤連欲者令人迷惑不別尊卑是故說曰在靜自修學慎勿逐欲跡也莫吞熱鐵丸嚩哭受其報者如火所燒痛徹骨

髓死入地獄酸楚萬端抱熱銅柱吞

勤自修學慎勿逐欲跡也莫吞熱鐵丸嚼哭受其報者如火所燒痛徹骨髓死入地獄酸楚萬端抱熱銅柱吞熱鐵丸嚼哭受報靡知所訴是故說曰莫吞熱鐵丸嚼哭受其報也

應起而不起　恃力不精進　自陷人形卑懈怠不解慧

應起而不起者形謂起者佛伴善知識然不造善功德生雖遇時無益人行天雨七寶遍滿世界愚者意惑不收其寶恒受人形無有遠慮雖名為人無益於時此亦如是遭遇佛世暢演深法愚人執惑不肯承受是故說曰應起而不起也恃力不精勤者如有行人氣力强壯堪任受化然復懈怠不大精進是故說曰恃力不精勤也自陷人形卑懈怠不解慧者自陷於生死不顧後世殃雖遭佛世遭善知識與賢聖相遇不肯受慧分別義趣是故說曰自陷人形卑懈怠不解慧也

亂觀及正觀　皆由意所生　能覺知心觀愚心數數亂

亂觀及正觀皆由意所生者所謂亂觀者欲觀恚觀無明觀行人離此諸觀習於正觀正觀定意超越殊勝衆

定中尊自非聖人漏盡無著得此觀

觀者欲觀恚觀無明觀行人離此諸
觀習於正觀正觀定意超越殊勝衆

定中尊自非聖人漏盡無著得此觀
定是故說曰亂觀及正觀皆由意所
生也能覺知心觀愚心數數亂者進
學之人當習出要之觀空無想無願
觀洗除心垢捨世八事修清淨心解
諸相好一一虛寂所說教誡殊勝難
及四諦如今晝夜修習愚人執惑數
數意亂猶甘美漿愚謂辛苦豈須聖
人擘口與之執意迷誤難革如斯是
故說曰能覺知心觀愚心數數亂也
智者如是觀　念者專為行　咄嗟意無著
唯佛能滅此
智者如是觀念者專為行者所謂智
者演說微吐或暢疑遣難豫明人情
處在大衆獨步無侶數問群黨誰有
疑惑吾當以大慧之火焚燒汝等猶
豫之聚隨時觀察意不錯亂學人所
修以此為業是故說曰智者如是觀
念者專為行也咄嗟意無著唯佛能
滅此者彼修行人得定三昧盡捨世
俗有漏之行亦復捨於世俗善本解
脫定意此者是誰唯佛世尊能捨之
耳是故說曰咄嗟意無著唯佛能滅此

觀身如空瓶　安心如立城　以叡與魔戰

脫定意此者是誰唯佛世尊能捨之耳是故說曰咄嗟意無著唯佛能滅此

觀身如空瓶　安心如立城　以叡與魔戰守勝勿復失

觀身如空瓶者猶如朽故之瓶內外不牢雖可受盛亦不久停此四大身亦復如是恒苦敗壞不得久停如彼朽弊亦盛於好亦盛於醜會歸磨滅就彼灰聚此危脆身亦復如是亦受於好亦受於醜所受善者諸善功德瓔珞其身所受惡者捨於善行染汙其心命終之後浪在丘塚是故說曰觀身如空瓶也安心如立城者所以立城牢固深塹者但獸患群賊盜竊民物心亦如是獸患諸結使所纏裹故城則牢固賊不得便心正不邪結不得便是故說曰安心如立城也以叡與魔戰者伎術以備六藝具足則能與彼自在天子共戰是故說曰以叡與魔戰也守勝勿復失者以勝姪怒癡無復餘想恒繫意在前無他異心是故說曰守勝勿復失取要言之

觀世亦尒

觀身如聚沫　解知焰野馬　以叡與魔戰守勝勿復失

猶若聚沫生生便滅不得久停此四

觀身如聚沫　解知焰野馬　以叡與魔戰
守勝勿復失

猶若聚沫生生便滅不得久停此四
大身亦復如是聚則為人散則為氣
本由父母得有四大推其本末皆虛
皆寂推之不見其前尋之不見其後
生生而滅生生而生滅滅而滅滅滅
而生生不見生滅不見滅凡夫所習
顛倒不悟是故說曰觀身如聚沫解
知焰野馬以叡與魔戰守勝勿復失
取要言之觀世示尒
心念七覺意　等意不差違　當捨愚惑意
樂於不起忍　盡漏無有穢　於世取滅度
心念七覺意等意不差違者如彼修
行之人修習覺意之法晝夜思惟不
捨於懷是故說曰心念七覺意等意
不差違也當捨愚惑意樂於不起忍
者若有衆生不起慈心向一切衆生
則不至道有所成就要當捨愚惑之
意不著色想乃應道真樂捨不起法
忍無生滅意乃入道室是故說曰心
念七覺意等意不差違也盡漏無有
穢於世取滅度者彼修行人盡有漏
成無漏心得解脫叡得解脫。於現法中而得自
在如斯之人入無為境取般泥洹永

寂永滅更不復生是故說曰盡漏無

成無漏心得解脫得解脫。於現法中而得自在如斯之人入無為境取般泥洹永

寂永滅更不復生是故說曰盡漏無有穢於世取滅度也

當自護其意　若氂牛護尾　有施於一切終不離其樂

當自護其意若氂牛護尾者心為行道造作無端常當攝意使不有失猶彼氂牛晝夜護尾恐有斷絕寧喪命根失其妻息不使尾毛墜落於地比丘學道亦復如是寧喪身命不犯於戒是故說曰當自護其意若氂牛護尾也有施於一切終不離其樂者要當興意愍慈一切視怨家如赤子阿須倫迦留羅旃陁羅摩休勒人若非人不能得其便自然受福快樂無極是故說曰有施於一切終不離其樂

一龍出衆龍　龍中六牙者　心心自平等獨樂於曠野

昔拘深比丘好喜鬪訟未曾歡樂不樂山野閑靜之處今時世尊數往呵諫不受如來言教數與說法不肯承受便捨而去去彼不遠見有一鳥獨在空山閑靜無為鳥為自念言我在大衆中時為衆鳥所嬈逐群食草則得

弊惡草食飲水得濁今日在此不為衆鳥所嬈可以快哉今時世尊便說

在空山閑靜無為為自念言我在大
衆中時為衆為所嬈逐群食草則得
弊惡草食飲水得濁今日在此不為
衆為所嬈何乃快哉尒時世尊便說斯偈
一龍出衆龍　龍中六牙者　心心自平等
獨樂於曠野
如來說此偈已便捨而去
不以無害心　盡為一切人　慈心為衆生
彼無有怨恨
不以無害心盡為一切人者盡當除
弃怨憎恨心慈愍一切衆生之類是
故說曰不以無害心盡為一切人也
慈心為衆生彼無有怨恨者視已如
彼身而無有異若聞好語醜語不經
心懷無有怨恨無復害意向一切衆
生戰戰兢兢終不捨離是故說曰慈
心為衆生彼無有怨恨心也
慈心愍一人　便護諸善本　盡當為一切
賢聖稱福上
慈心愍一人者如佛契經所說若有
人施一切衆生加以慈心施一人者
其福何者為多比丘報曰行慈之人
愍念衆生者其福甚多是故說曰慈
心愍一人便獲諸善本也盡當為一
切賢聖稱福上者惠施一人其福難
量況施一切衆生之類乎其福無限

心愍一人便獲諸善本也盡當為一
切賢聖稱福上者惠施一人其福難

量況施一切衆生之類乎其福無限
無量不可稱計巨億萬倍不可以譬
喻為比是故說曰盡當為一切賢聖
稱福上也

普慈於一切　愍念衆生類　修行於慈心
後受無極樂

普慈於一切愍念衆生類者人之行
慈發意平等衆生之類多於地種能
普慈心愍一切衆生者後受人身受
樂無猒若生天上受福自然視東望
西玉女營從不可稱計若生人中豪
族富貴生四姓家七寶具足無有減
少父母真正不處卑賤是故說曰普
慈於一切愍念衆生類修行於慈心
後受無極樂也

若以踊躍意　歡喜不懈怠　修於諸善法
獲致安隱處

若以踊躍意歡喜不懈怠者彼修行
人息婬怒癡執意剛强不捨本願所
獲功德盡施於無上正真道等正覺
不待此福求轉輪聖王粟散諸王亦
復不求帝釋梵天亦不求作魔若魔
王彼盡求作滅盡泥洹無為无作無

生滅法是故說曰若以踊躍意歡喜
不懈怠修於諸善法獲致安隱處

不得出稱天轉輪聖王與諸王天
復不求帝釋梵天亦不求作魔若魔
王彼盡求作滅盡泥洹無為无作無

生滅法是故說曰若以踊躍意歡喜
不懈怠修於諸善法獲致安隱處
息則致歡喜　身口意相應　以得等解脫
比丘息意快　一切諸結盡　無復有塵勞
息則致歡喜身口意相應者人意以
息衆病都廢不復造於身口意行若
布施持戒攝意受齋皆求無為之道
正使出家修習福業捨世辯聰習四
辯才以得八解脫法比丘習法不雜
賢聖是故說曰息則致歡喜身口意
相應也所謂結者結縛人心結結相
纏如蛾自裹纏縛人心不見大明除
彼塵勞乃自照見是故說曰一切諸
結盡無復有塵勞也
正使五樂音　不能悅人意　不如一正心
向於平等法
正使五樂音不能悅人意者彼修行
人志在禪定分別五陰成敗所趣正
使諸天作倡伎樂欲使此人心意動
轉此事不然何以故由心正見無顛
倒故是故說曰正使五樂音不能悅
人意不如一正心向於平等法也
最勝得善眠　亦不計有我　諸有心樂禪
不樂於欲意

人意不如一正心向於平等法也

最勝得善眠　亦不計有我　諸有心樂禪

不樂於欲意

最勝得善眠亦不計有我者如修行人不計吾我染著榮職寧取冷石宛轉土中不以縛著之心卧於高牀幃帳之內是故說曰最勝得善眠亦不計有我也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者入定之人心不移變當入定時寂無音響千車同響萬雷同震不能令入定之人離於正受所以然者由其心意得普慈故是故說曰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

最勝踊躍意　亦不見有我　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

最勝踊躍意者見無我之人分別內外所出四大一一解了虛而不真是故說曰最勝踊躍意亦不見有我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也

諸結永以盡　如山不可動　於染無所染於恚不起恚

諸結永以盡如山不可動者如彼行人諸結永盡內外清淨無有瑕穢意猶金剛不可沮壞亦如泰山不可移動何以故由其執心甚牢固也處欲

不汙在禍不懼形神俱虛無可變著

猶金剛不可沮壞亦如泰山不可移動何以故由其執心甚牢固也處欲

不汙在禍不懼形神俱虛無可變著是故說曰諸結永以盡如山不可動於染無所染於恚不起恚也

諸有如此心　焉知苦蹤跡　無害無所染　具足於戒律　於食自知足　及諸牀卧具　修意求方便　是謂諸佛教

諸有如此心焉知苦蹤跡者如彼行人練精其心去諸穢著意存斷結曰進不怠今時焉知有苦蹤跡是故說曰諸有如此心焉知苦蹤跡無害無所染具足於戒律者亦不自害復不害人戒律所說不失次緒既自修德復以此德轉教人民是故說曰無害無所染具足於戒律於食知止足及諸牀卧具者如彼行人量食而進亦不貪餐趣支其命行道而已所以取膏而膏車者欲使重載有所致也如人瘡痍以膏傅之所以傅者欲使新者不增故者除愈是故說曰於食知止足及諸牀卧具也修意求方便是謂諸佛教者修行之人採取要義行中所急者增上心是是故說曰修意求方便是謂諸佛教也

行人觀心相　分別念持意　以得入禪定

中所急者增上心是是故說曰修意
求方便是謂諸佛教也

行人觀心相　分別念持意　以得入禪定
便獲喜安樂

行人觀心相者如彼行人知心根源
適生即滅不使滋長知念持之進退
分別善惡永刼以來所修行事是故
說曰行人觀心相分別念持意也以
得入禪定便獲喜安樂者入定之人
何以故說入定之人定有三義禪最
為首猶如國王統領四方正可富於
世財無有道財禪定之人富於道財
無有世財所謂道財者三十七品禪
定三昧諸善之本樂有二義或有淨
樂或有不淨樂不淨樂者飲食衣被
服飾之具香華脂粉繒綵幡蓋斯謂
不淨樂也有淨樂者入禪正受澹然
無為無他異想是謂有淨之樂也是
故說曰以得入禪定便獲喜安樂也

護意自莊嚴　嫉彼而營已　遭憂不患苦
智者審諦生

護意自莊嚴嫉彼而營已者彼修行
者恒護結使縛著色聲香味細滑之
法不使衆想雜錯其間復以三十七
品七覺意華而自莊嚴是故說曰護

意自莊嚴嫉彼而營已也遭憂不患

法不使衆想雜錯其間復以三十七
品七覺意華而自莊嚴是故說曰護

意自莊嚴嫉彼而營已也遭憂不患
苦智者審諦住者彼修行人以得入
無畏之處智者神審諦而不移動是
故說曰遭憂不患苦智者審諦住也
人不守護心　為邪見所害　兼懷調戲意
斯等就死徑
人不守護心為邪見所害者行人不
守護色聲香味細滑法其有衆生修
習邪徑便當趣於地獄餓鬼畜生之
道不習邪見者生天上人中處在中
國不在邊地八不閑處是故說曰人
不守護心為邪見所害也兼懷調戲
意斯等就死徑者行人所以迷於道
者皆由陰蓋所覆不得闚睿智慧光
明加復調戲五蓋所覆重雲所翳欲
得見慧明者此則不然命終之後必
趣死徑是故說曰兼懷調戲意斯等
就死徑也
是故當護心　等修清淨行　正見恒在前
分別起滅法
是故當護心等修清淨行者彼修行
人恒常擁護心意行威儀法捨於非
法可行知行可坐知坐進止行來不

失其儀是故說曰是故當護心等修

人恒常擁護心意行威儀法捨於非法可行知行可坐知坐進止行來不失其儀是故說曰是故當護心等修清淨行也正見恒在前分別起滅法者人之修德深自知已如家有財主自能別行道之人亦復如是涉八直之正路御四駛之穢濁執智慧之庭燎照三毒冥室分別起滅之所由歸之一定而無礙於中取道有何難乎是故說曰正見恒在前分別起滅法也

出曜經卷第二十八　第二十五張　恒字号

比丘除睡眠　盡苦更不造　降心服於藥護心勿復調

比丘除睡眠盡苦更不造者觀行比丘除去睡眠險蓋之患盡諸苦際更不造新是故說曰比丘除睡眠盡苦更不造也降心服於藥護心勿復調者常當擁護心所願必尅則能及聖修無漏行斯由降心去穢所致也行不放逸不燒於人復是行者深要之業是故說曰降心服於藥護心勿復調也

衆生心所誤　盡受地獄苦　降心則致藥護心勿復調

衆生心所誤盡受地獄苦者迷誤為心所使種地獄根栽經歷無數億千萬劫屠割剥裂受苦無量是故說曰

出曜經卷第二十八　第二十六張　盡字号

衆生心所誤盡受地獄苦降心則致藥護心勿復調也

衆生心所誤盡受地獄苦者迷誤為
心所使種地獄根栽經歷無數億千
萬劫屠割剝裂受苦無量是故說曰

衆生心所誤盡受地獄苦降心則致
禁護心勿復調也
護心勿復調　心為衆妙門　護而不漏失
便在泥洹門
心正則道存邪者有高下衆生愚惑
不別真偽是以墜落不至於道惑者
意迷謂道在空乃不自覺心為道本
虛無寂寞法之極尊衆行究竟永離
三有不處三界度衆苦惱畢壽不生
是故說曰護心勿復調心為衆妙門
護而不漏失便在泥洹門也

出曜經卷第二十八